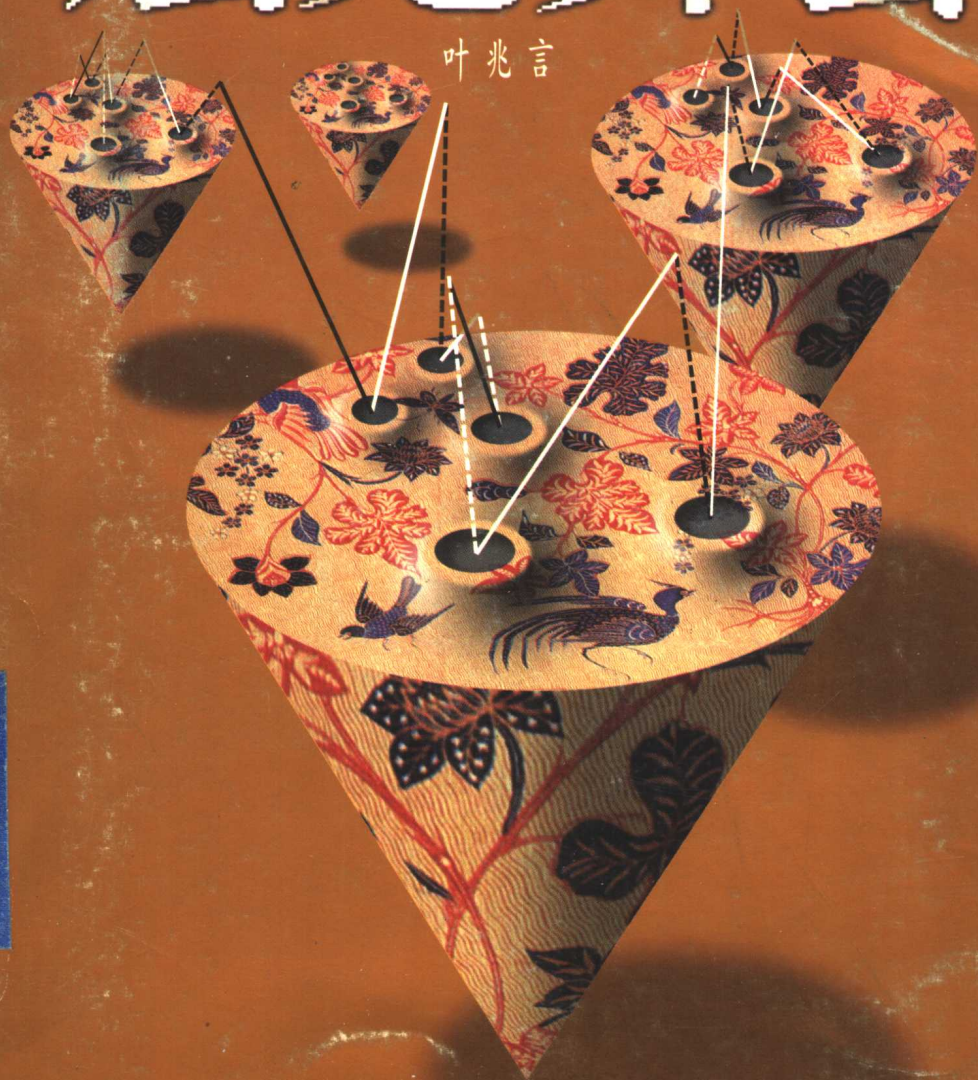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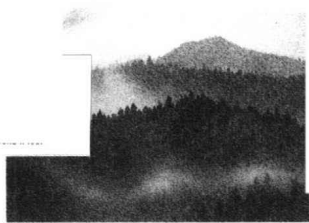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烛光舞会

叶兆言





十二月文丛

烛光舞会

叶兆言



泰山出版社

十二月文丛

烛光舞会

著者/叶兆言

出版/泰山出版社 (地址: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发行/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/山东新华印刷厂

规格/850×1168mm 32K

印张/12.25

字数/288 千

版次/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/1—5000 册

书号/ISBN 7—80634—088—2/I·4

定价/20.00 元

泰山版图书,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



十二月文丛

烛光舞会

叶兆言

责任编辑：梁晓东

平面设计：吴勇

编者的话

现在国内的各种“文丛”和“文库”已经很多了,我们之所以还要推出“十二月文丛”,是因为觉得仍有必要。

该文丛力倡新作,兼顾旧作。

新作是指第一次面世的作品。而今天的艺术生产能力好像空前强大,各种体裁的创作品如潮水般涌现。这当然值得庆幸。可是选择的难度增大了。我们将奋力寻索,把有新气有正气有才华的作品直接送到读者面前。

旧作指曾经被收入过其它集子的篇章,主要是部分中短篇幅的作品。而今各种文丛和选本的交错投

影越来越重,作品的重复已成严重问题。但我们对此并不过分忧虑,因为艺术的存留与淘汰最终仍由心灵的需求给予制约,这正是历史的一种过滤方式。读者和编者都在选择。重复是一种强调,选择更是一种考验。我们对此将极为审慎。

该文从突出倚重作品的诗性。

因为比起惯常所说的“思想性”和“探索性”以及其它诸性,“诗性”是至为关键至为要害的一个部分。抽掉了它,其它或不存在,或七零八落。我们发现,诗也是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,伟大的哲学家,最后也总是走进了浓郁的诗情。仅仅用“思想”去表达的“思想”,常常是十分令人生疑的。

该文从对各种体裁一视同仁。

既然诗性被视为艺术的本质,那么采取什么形式去表现也就无关紧要了。诗,小说,报告文学,散文,戏剧,文论,只要体现和洋溢着生命的真挚与饱满,都将是我们最好的抉择。某种体裁的偏重和流行往往是一种时代的趋势,它既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,又隐含了十分粗暴的一面。这种偏重和流行会造成一个时期思想与艺术的流失,因此在作品的选择上,就要尽力穿越俗见所附加在体裁本身的阻碍。

该文从将努力坚持,续作不断。

我们相信任何事业的功效都在于积累,而积累则需要坚持。应运而生事物都由兴致冲冲开始,以疲惫无趣结束。除却远非心志之力所能移动的阻碍在前,否则就应韧性拓进。艺术诚然是浪漫的事业,但兴之所至随意点染却不会有真实的建树。在寒暑冷暖四季皆劳作不息,恰是“十二月”的含意。

目 录

1	花影
191	烛光舞会
232	重见阳光的日子
279	路边的月亮
381	后记

花 影

卞之琳诗选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
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卞之琳：《断章》

故事的背景

二十年代江南的小城是故事中的小城。这样的小城如今已不复存在，成为历史陈迹的一部分。人们的想像像利箭一样穿透了时间的薄纱，已经逝去的时代便再次复活。时光倒流，旧梦重温，故事中的江南小城终于浮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一条大河从小城中间穿过去，在最热闹的街区拐了个弯，一直通往远方的铁路线。是新和旧处于交替的时代，新思想和旧势力

都很脆弱,同时也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。旧的势力以巨大的惯性向前滚动,新的思想却像雨后的春笋,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。新思潮正在这座小城里逐渐蔓延,新型的小学和中学不仅出现,而且已经培养出第一代新人。当北方的军阀正在混战,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这座江南的小城仿佛没受到任何影响。大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,夸张地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消息。小城多少年来与世隔绝的传统被打破了,老年人缅怀着过去的岁月,憧憬着新生活的年轻人都变得不安分起来。小城里有了第一张定期的报纸,不时地报道着外埠和本地的新闻。“新”作为一种时髦字眼,正不可阻挡地深入人心。

多少年来,甄家大宅里发生着的一切事情,一直是小城中人们议论最多,而且最津津乐道的不朽话题。虽然昔日的繁华已经过去,正在走着下坡路的甄家深宅大院,仍然是这座南方小城里大富大贵的标志,仍然是人们心目中享乐的天堂。甄家大宅意味着用不完的资金,意味着享受不尽的美女,意味着男人们所能追求的极致。

未来的建筑学家,将不得不对甄家先人房屋设计的布局,刮目相看,感到由衷的佩服。整个大宅坐南向北,完全符合中国著名的风水家的观点。坐南向北,这说明大宅的创始者,是一巨商。甄氏世代以经商为业,只是在祖父那一代,才开始用钱换了些功名。汉《图宅术》中写道:“商家门不宜南向。”又接着说:“商金,南方火也。”火克金为凶,而北方为水,金生水相生相吉,所以大门应朝向为北。

甄家大宅在平面布置上,采取了左右两条轴线为一组的对称形式,以一种典型的南方式的四合院为基础,组成一组组封闭性的穿堂建筑群。在各主轴线上,由北而南,大厅一进接着——进。各进建筑的间隔处,大都以墙垣隔成院落,错落有致,很好地解决了通风采光以及排水问题。在两条相邻轴线的房屋之

间,有一条深深的过道。这条过道最初设计时,其功能专供妇女及仆人们出入,同时它也是极好的防火过道。

由于南方气候潮湿,在雨季到来的日子里,小城的人都因为潮湿而到处生霉发愁。在如何防潮这一点上,甄家大宅所采取的办法,便让人拍手叫绝。让人难以置信的,是室内的地面,全部采取方砖平埤,方砖下设置了兰盆或坛子,使地面与地气隔开一段距离。这种设计,不但有效地解决了防潮问题,而且冬暖夏凉。至于户外,一般都用整块的青石板铺地,或者用齐整的方砖,要不就是采用鹅卵石与缸片组合成各种图案。

在我们这个故事拉开序幕的时候,甄家的大宅已经开始彻底颓败。昔日豪华只剩下一些残影,门窗的红漆早已剥落,到处可见缺少管理的痕迹。石缝间长着叫不出名的小草,是潮湿的地方,就生着厚厚的青苔。只有空气中,仍然洋溢着淫荡的气息,女人的脂粉气味,仿佛凝固在了南方特有的潮湿气氛之中。许多没人住的老房子正在开始漏雨。

甄家的显赫地位,在小城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,然而甄氏父子的风流传说,仍然添油加醋到处流传。传说中的大宅里,美女如云,夜夜狂欢。千奇百怪的传说,像美丽的蝴蝶到处乱飞。人们丰富的想象中,甄氏父子像《金瓶梅》里西门庆一样,过着放纵糜烂的生活,他们服着祖先留下来的春药,使用着不久以后便要失传的淫具,沉浸在最后的欢乐里面。

十年前,号称色中魔头的甄家少东家乃祥,过完了大烟瘾后,在做爱的途中,不明不白地患了瘫痪,变成了一个只剩下一口气的活死人。关于乃祥突然瘫痪的原因,有过种种稀奇古怪的说法。二八佳人体似酥,腰间仗剑斩愚夫,虽然不见人头落,暗里教君骨髓枯。人们坚信万恶淫为首的教条,坚信乃祥的下场,不过是纵欲过度的必然结果。人们坚信甄家老爷子迟早也有这一天。

在一个早春的日子里，天色阴沉，空气湿漉漉的仿佛能拧出水来。一场大雨正在酝酿，街上的行人匆匆往家奔去。一位电影放映员，带着一架小型的电影放映机，坐船来到这座小城里。海报早在几天前就贴了出去，负责接待的人在码头上恭候着。当放映员从船上下来的时候，一场大雨噼里啪啦地直泻下来。由于担心当时还是很昂贵的放映机和胶片会被大雨淋湿，放映员又一脸不高兴地退回到了船上。负责接待的人十分抱歉地跟到船上，慌忙不迭地递着香烟，好像这场突然到来的大雨，是因为他们的过错似的。放映员接过递给他的老刀牌香烟，放在鼻子底下嗅着，当他闻到那烟已经有了些霉味的时候，便毫不犹豫地就把烟扔了，然后从自己怀里摸出一包刚拆封的三炮台，自顾自抽起来。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，放映员心烦意乱，临了只好把放映机和胶片留在船上，负责接待的人替他打着伞，匆匆走进离码头不远处的一家小旅馆。

大雨连续下了许多天，负责接待的人鞍前马后地伺候着放映员，把他当作大人物一样供着。短短的几天内，放映员尝遍了小城中所有的馆子，并且连续三天光顾妓院。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扔在了妓院里，临了，还不得不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块金表拿出来当作抵押。放映员挥金如土的豪举，让人想起十多年前乃祥在妓院的狂欢。人们记得那一次是乃祥的生日，妓院中几乎所有的妓女都得到了乃祥的宠幸，所有的下人也幸运地得到了红包。十多年以后的放映员和乃祥如出一辙，他没有乃祥金枪不倒一夜御数女的本事，便和一个叫作水仙花的妓女打得火热。放映员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身上的淋病，传染给了水仙花。小城为了迎接放映员的到来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淋病在这座小城市里交叉感染，像感冒一样风行起来。妓女传染给了嫖客，嫖客再传染给自己的妻妾，于是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医治性病的广告。

雨终于停了，放映员带来的装着放映机和胶片的木箱子，被抬到了学校的操场上。这些巨大的木箱子的角上都包着铁皮，因此显得更加笨重。从上午起就开始忙碌，一直到天快黑下来，在放映员焦灼不安的指挥下，一切才安排停当。黑压压的人群挤在操场上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银幕上的奇迹出现。人们不敢相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当人们看着银幕上的人影，像真人一样动起来的时候，不由得发出一声声惊叹。许多人好奇地钻到了银幕的背后，想弄明白是不是有人在捣鬼。

一场难以想象的混乱发生了，虽然事先做好了一定的准备，但是一旦混乱真的发生，原来安排好的那几名维持秩序的人，根本控制不住局面。人们的心思都不在银幕上的影像究竟是什么，而是喋喋不休地为凭什么会这样，吵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。银幕上的海盗向美丽的女郎扑过去的时候，正看着电影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。沾满泥浆的鞋子和一顶帽沿已快扯下来的毡帽，在空中掷过去又扔过来乱飞，放映员被突如其来的混乱，弄得心神不定，他手忙脚乱地换着胶片，结果应该放的秩序也弄颠倒了。银幕上的故事刚刚进行到一半，大团圆的结尾便被提前放映出来。

第二天，在赶来喝早茶的茶馆中，在划拳行令的酒桌上，在淘米洗菜的井边，在小城独此一家澡堂的大池子里面，都在议论前一天放过的电影。大家还在为昨天晚上没有争明白的话题，继续斗嘴吵架。尽管已经有人做出了科学的解释，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坚信，所谓电影，只不过是放映机里藏着许多小人。这些小人是用面团捏起来的，至于面团捏起来的小人为什么会动，就一时说不清楚了。老人们相信那个放映员所以会那么傲气，不过是因为他像魔术师那样，掌握了让小人动起来的秘密。

放映员带着他的包着铁皮的木箱子走了以后，人们为电影产生的激动很快结束。就在放映员走后的第三天，甄家大宅里

发生的事情,再次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这天早晨,大约九点钟的时候,服药过度的甄老爷子,由于昨晚的做爱没有尽兴,起床之前,让桃花又一次骑坐在他的身上。桃花名义上是少少爷乃祥的小妾,然而大少爷瘫痪以后,她便偷偷地跟老爷子勾搭上了。在桃花呻吟着的颠簸中,甄老爷子不由自主地抽动起来。当高潮像泉水一样来临之际,桃花从自己虚着的眼缝里,发现老爷子的眼珠子已整个地翻了上去。

甄老爷子的突然去世,陡然成了小城中的大事。由于甄家老爷子唯一的儿子乃祥已经成了一个废人,老爷子这一撒手离去了,留下的万贯家产,自然而然就全部落到甄老爷子的独生女儿好小姐手里。好小姐是一位尚未出嫁的老姑娘,甄家老爷在世时,她的婚事就曾经是本城最引人注目的焦点,甄老爷子一咽气,大家首先想到的,立刻就是甄家大小姐的婚事。

第一章

1

甄老爷子是在太阳升得和迷楼一般高的那一刻,突然咽气的。这时候,少东家乃祥坐在木轮椅上,正按照甄老爷子定下的老规矩在大宅里漫游。在瘫痪的十年里,乃祥既不能动弹,也不能说话,一直像个植物人那样活着。严重的失眠困扰着他,漫漫长夜对于他来说,永远有一种末日之感,他的脸部表情永远是那么呆板,那么僵硬而且丑陋。他像个活死人那样苟延残喘,坐在一只特制的木轮椅上,幽灵似的任人摆布。每天吃过早饭,他所接受的第一件事,便是由小妾爱爱推着,在大宅里毫无目的地漫游。

沿着一条长长的过道,乃祥由爱爱推着,缓缓走了过来,木

制轮椅发出沉重刺耳的吱吱声。坐在木轮椅上的乃祥，穿着厚厚的皮袄，戴着一顶皮帽，完全是有钱人家的阔少打扮。他的脸上凝固着呆板和滑稽，眼神是直的，滞滞地看着前面。吱吱咔咔的声音，划破了大宅内空荡荡的沉寂。爱爱推着木轮椅走到了过道尽头，掉过方向，又一次缓缓地往回走。

自从乃祥瘫痪以后，爱爱就一直承担着为乃祥推轮椅的角色。她是一个小磁人似的女人，年轻漂亮，眼睛深处总是藏着淡淡的忧愁。其实，在乃祥众多的妻妾中，爱爱的地位最不重要。十二年前，作为四个女儿中的老二，爱爱由父亲陪同，第一次走进了甄家大宅。她此行的目的，只是看望自己在甄家当佣人的母亲。爱爱的母亲吴妈是好小姐的奶妈，由于甄老爷子一向最宠自己的独养女儿，吴妈多少年来一直在好小姐身边充当贴身女仆。爱爱和父亲进了甄家大宅以后，吴妈有话要对男人说，往女儿手上套了一个玉镯，便打发爱爱去花园里玩。

乃祥就是在后花园里见到爱爱的。正是海棠花开的季节，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爱爱，被花园里绮丽的景色吸引住了。那是一片花的海洋，红红的花海铺天盖地。爱爱孩子气地折起海棠枝来，一根接着一根折着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海棠枝挽成花冠。当爱爱把挽好的花冠准备往头上戴的时候，她看见一位衣着时髦的男人，身后有好几位女人陪着，正站在不远处，兴致勃勃地看着她。男人身后的一位女人，气鼓鼓地对她喊着：“哪来的野姑娘，跑到这来捣蛋！”

不知所措的爱爱站在原处不敢动弹，完全被吓傻了，呆呆地站在那，心口咚咚乱跳。她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因为吴妈一再关照她大宅里的东西是不可以乱碰的。衣着时髦的乃祥微笑着向她走过去，一把拿过她手上的花冠，郑重其事地给她戴上。爱爱像个木头人似的任乃祥摆布，乃祥向后退了一步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又重新拿下花冠，换了方向再次替她戴上，脸上露出了满

意的笑容。

“这花你戴着，正合适。”乃祥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。

乃祥身后那几位女人，一个个都是怒气冲冲的样子，爱爱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样，反正自己的脸不由地红起来，突然掉头就走。乃祥的微笑给情窦初开的爱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到了晚上，爱爱的父母被乃祥叫了去，他们刚刚迈进房间，便看见烟炕上高高摞着的两叠银元。爱爱的母亲吴妈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她没等坐在红木椅上的乃祥把话说完，就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女儿还小。

乃祥笑着说：“小？不小了！”

高高摞着的两叠银元有些晃眼。爱爱的父亲这次带女儿来甄家，本来就是想跟妻子讨点钱，回去能把已经漏雨的老房子修一下。这么多的银元足够盖几间新房子。“少东家，这不行，真的不行，”爱爱的父亲语无伦次，不知是心痛那钱，还是心疼爱爱，“按说你也能看上这闺女，既是我们闺女的福分，也是我们的福分，可这闺女实在太小了，她怕是没这福气。”

“你闺女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。”

“比你闺女小的丫头，我都开过苞。”乃祥有些不高兴地说，“你真是死脑筋，我既然喜欢她，又怎么会舍得她吃苦头呢。”

这天晚上，爱爱先睡着了，夫妻俩商量的大半夜，一会叹气，一会争吵。临了，想想女儿迟早要嫁人，只好心安理得认命。于是歇灯睡觉，不一会，爱爱的父亲蹑手蹑脚地往吴妈身上爬，把床板弄得咚咚直响。吴妈说：“到这时候，你真是畜牲，还有这份心思。”爱爱的父亲说：“少东家有了这么多小老婆，还要讨小，我呢，就你一个女人，大老远赶来了，难道白跑一趟？”

第二天，爱爱的父亲包袱里揣着一大包银元走了。爱爱在吴妈的照料下，烧了一大锅水，洗了个澡，然后换上一身新衣服，

被送到了乃祥那里。乃祥高高兴兴地在门口迎接她，把她接到烟炕上，坐下来一起喝酒。爱爱的母亲十分尴尬地站在一旁，刚流露出一些要走的意思。乃祥笑着说，你急什么，让她也坐下来陪一盅。爱爱已经明白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她忐忑不安地坐在那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乃祥安慰她说：“你别怕，我这有专为你配制的药酒，你吃了，就一点也不会疼。”从来没有男人这么柔声细语地和爱爱说过话，乃祥呼吸时的热气，在爱爱的脖子上抚摩着，感觉痒痒的。乃祥又说：“用不了几次，你就会喜欢得舍不得我了。”

爱爱服从了命运的安排，由一位乡村的小姑娘，变成乃祥最小的一个妾。她也是在他瘫痪之前，正式娶回家的最后一任小老婆。因为爱爱的年龄太小了，乃祥对她既谈不上给予太多的爱，也谈不上不爱。事实上，乃祥在尝了个鲜以后，就把她打入冷宫养了起来。爱爱暂时还不可能懂得性爱的乐趣，就算她是真明白过来了，乃祥因为有成群的女人需要敷衍，也不可能把太多的精力，投在爱爱这么一个小毛丫头身上。好在同样也正是因为爱爱的年龄太小，她根本不介入成群的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。在她从少女轻易地变为少妇没多久，风流倜傥的乃祥就成了瘫痪，成了一具行尸走肉。爱爱还没有明白过来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负责照料乃祥的重担，便统统推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。

十年来，爱爱一直毫无怨言地推着木轮椅。她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差事，而且习惯把它看作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一部分。虽然到了早春，一场寒流正从远方匆匆赶来。在甄家老爷子突然咽气的这天上午，爱爱丝毫也没有预感到大宅里会出大事。一只喜鹊歇在屋檐上叽叽喳喳地叫着，爱爱感到有些手冷，她举起手，对着自己的手哈着热气，然后轻轻地搓了几下，就在这时候，

一个女人拖长了的恐怖尖叫，在不远处响了起来。

桃花穿着单衣，衣衫不整地冲了过来，她一路狂奔，跑到了乃祥的面前。“大少爷，老爷，老爷他死了！”桃花惊魂未定地大声喊着。

乃祥呆板的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。爱爱注意到，由于大口地喘着气，从桃花敞着的衣领里，她那两只结实的奶子，正像一对小兔子似的，不安分地跳着。对于女性的身体，爱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，她情不自禁地看着那双奶子。桃花一把拉住乃祥胸前的衣服，气急败坏地又叫了一声：

“老爷死了，大少爷。”

乃祥呆板的表情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。

2

灵堂上是甄老爷子大幅的遗像。这是一张用炭笔依据照片，由不高明的画师匆匆画成的遗像，和灵堂应有的悲哀气氛很不合谐。遗像上的甄老爷子喜气洋洋，显得特别慈祥 and 可爱，让人一看到就忍不住想笑。灵堂就设在平时见客的大厅里，设在大厅的东北角上，灵柩前拉起了一块巨大的白布，像帘子似的把灵柩和大厅隔了开来，老爷子的遗像便挂在大白帘布上。

随着寒潮的到来，雨夹着雪扑天盖地从天而降。雪落在地上，几乎立刻就融化了。由于甄家父子对于女色有一种超常的偏爱，大宅里充满了美貌的女人，是名副其实的女人世界。做细活的是女人，做粗活的也是女人，甚至在大宅里负责养花种树的，同样还是女人。到处都是女人，各式各样的女人在大宅里来回奔走，乱哄哄的，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。

平时不打开的大门，因为出了丧事，被打开了。在过去，大家都习惯从旁边的小门进出。现在，从大门口一路进去，用白布